

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

# 清朝开

刘颖慧  
著

国

演义

清



三秦出版社

刘颖慧 著

# 清朝开国演义

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

三秦出版社

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

清朝开国演义

刘颖慧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375

字 数 339 千字

版 次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112--6/1·26

定 价 16.00 元

## 出版前言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历经十多个统一王朝。其间出现的英雄人物难以数计，而各王朝的开国帝王，则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开国帝王，生于乱世，明了天下大势，颇能识人，身边自然围绕着一群能谋善断的智星、敢作敢为的好汉，征南闯北，指东打西，开创了一朝天下。大凡各王朝开创时期，因经过战乱，君臣上下都较为清醒，政治比较清明，能够体恤民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吏治比较严明，各级官吏尚能廉洁奉公。人民有了较宽松的生活环境，生产得以发展，社会稳定。因此，各开国帝王，历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为了用文学作品集中再现各王朝开国创业的过程，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我们组织了《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

《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选取自秦朝以来的十个封建统一王朝，即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分为十种，作两辑出版。第一辑五种选取古人作品，为《西汉开国演义》、《唐朝开国演义》、《宋朝开国演义》、《元朝开国演义》、《明朝开国演义》。这些作品，集

中刻画了各开国帝王的英雄形象，描写了他们开国创业的历史过程，富有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但由于作者时代和立场的局限，书中也夹杂有君权神授等封建迷信的思想内容，希望广大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第二辑为《秦朝开国演义》、《东汉开国演义》、《西晋开国演义》、《隋朝开国演义》、《清朝开国演义》五种，因没有选到合适的版本，我们组织作者撰写，力争文情并茂，能引人入胜。

出版这套丛书是我们开发历史题材的一种尝试，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 目 录

第 一 回	佛库伦情钟佳儿 千穆儿计败仇敌	( 1 )
第 二 回	食红果贵人降世 选城堡英雄遇难	( 12 )
第 三 回	良缘基业一时定 战报佳音两处来	( 25 )
第 四 回	觉昌安喜嫁孙女 小罕子初显神功	( 34 )
第 五 回	受虐待罕子出走 救危难佟家栖身	( 46 )
第 六 回	抚顺关喜结良缘 高爾山勇擒乳虎	( 59 )
第 七 回	罕子受宠总兵府 王果大闹抚顺城	( 71 )
第 八 回	借卖唱艺女思报恩 设巧计碧烟救英雄	( 81 )
第 九 回	痴碧烟舍生救死 奸王台卖友求荣	( 92 )
第 十 回	古埒城父祖蒙难 建州卫山河致哀	( 101 )
第 十一回	赠宝箱祖母含泪 助夫婿贤妻舍财	( 111 )
第 十二回	军帐外巧计擒贼 校场上杀兵立令	( 121 )

第十三回	苏子河草人借箭 古城堡将军犯愁	(130)
第十四回	白发翁送儿投明主 美少年夜战获刺客	(137)
第十五回	小公子夜半授机宜 大贝勒界藩遇伏兵	(142)
第十六回	夺两城将军立功 庆佳节孝子含泪	(152)
第十七回	铁甲阵前生险象 古城堡外起兵戈	(160)
第十八回	努尔哈赤关内受封 尼堪外兰城外断头	(168)
第十九回	费阿拉君臣欢宴 索尔果父子投明	(178)
第二十回	扬古哈喜获金毛犬 都督府恶战众刺客	(188)
第二十一回	众贝勒感恩释嫌 两英雄对酒论战	(199)
第二十二回	顾茅庐明主得贤臣 施妙计众邦结建州	(208)
第二十三回	那拉氏名花得主 何合理妙计荐才	(220)
第二十四回	大都督智败九部 乌拉主失机被俘	(229)
第二十五回	乌拉儿代父请罪 叶赫女传书诉情	(236)
第二十六回	都督朝圣赴京师 范老挥毫显身手	(246)
第二十七回	登圣殿都督又封爵 生口舌附额竟杀妻	(256)
第二十八回	塔开昂巧舌兴战事 哈布多飞马救邦国	(265)
第二十九回	忧故国弱女亡命 哀宠妾将军兴师	(275)

---

第三十回	杨镐奉命伐建州 代善依计赴辽阳	(284)
第三十一回	大贝勒堂堂闯明营 假天使姗姗到建州	(294)
第三十二回	萧子玉假天行欺诈 邓公池走马展才华	(305)
第三十三回	斩弟杀子平叛乱 祭天告祖登汗位	(315)
第三十四回	闻危情昏君闭市 观天象英主遇贤	(327)
第三十五回	投明主初试经论 忠昏君终究被困	(337)
第三十六回	李永芳投降女真国 皇太极暗施辣椒计	(347)
第三十七回	血战中总兵身亡 贪欢后贝勒遭贬	(357)
第三十八回	决策庙堂用众击寡 运筹帷幄以逸待劳	(367)
第三十九回	苏子河水淹战将 萨尔浒山困雄师	(377)
第四十回	中奸计将军血战死 访贤才神探慷慨言	(387)
第四十一回	翠花园神宗醉艇戏 慈庆宫贵妃进红丸	(396)
第四十二回	涉党争熊廷弼解甲 陷辽沈袁应泰殉国	(405)
第四十三回	辽阳城军师求情 十里河将军教子	(415)
第四十四回	柳林岸忠臣丧生 广宁府巡抚中计	(424)
第四十五回	妃子含泪赴行宫 监军誓死守孤城	(433)
第四十六回	龙宫寺碧烟被囚 宁远城汗王受挫	(442)

第四十七回	老汗王含情逝世 皇太极仗剑称尊	(451)
第四十八回	偿夙愿小玉嫁皇叔 获玉玺太宗上尊号	(459)
第四十九回	失粮饷经略困孤城 遇惊艳承畴降满洲	(469)
第五十回	顺治帝君临燕京 大清国定鼎中原	(476)

# 第一回 佛库伦情钟佳儿 千穆儿计败仇敌

苍苍莽莽的长白山又一次迎来了春花如绣的季节，漫山遍野，层峦叠嶂，绿野展茵，春风含笑，百鸟争鸣。潺潺溪水带着千山万壑的祝福，从林海深处，从高山之巅，从千里沃野中奔涌而来，汇集成浩浩荡荡的牡丹江水，滚滚向北流去。

金子似的阳光，透过缀满花朵的树枝，斑斑驳驳地洒在林地上，煞是可爱，更有那不甘寂寞的鸟儿雀儿，在花间飞来飞去，互相嬉戏，时不时扯开嗓子，唱一串嘹亮的鸟语山歌，回荡在春风骀荡的山野之间，久久不散。

林间小道上，忽然传来一串清脆的铃铛响，接着是马蹄声，还有女孩子们脆生生的笑语。

“大姐，你看那丛红杜鹃开得多艳，像不像二姐的脸。干脆我去采一朵给她戴上，就叫做‘争香斗艳’，如何？”

“小妹自己想戴花了，却偏要说别人，我这就给你采来，不戴可不行。”

“二姐瞎说，我可没说过。二姐翠绿的袍子要是配上这火红的杜鹃，不正像萨满（满族对女巫的尊称）唱的那样。”这个被称作三妹的姑娘摇头晃脑地学着老巫萨满的样子念念有辞：“红花——总须——绿叶扶，绿叶——扶花——花更红。嘻嘻嘻！”

她可笑的语调和模样，惹得两个姐姐在马上笑弯了腰，三妹没说完，也已经笑得说不下去了。她索性一打马，跑进了一片梨树林子。满枝的梨花在她的笑声中纷纷飘了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衣襟上，像雪花一样可爱。

“嘻嘻嘻……”她笑得更响了，惊得一群叽叽喳喳的雀儿扑楞楞地飞远了。

这姑娘骑的是一匹小白马。小白马轻快地跑着，脖子上的铃铛和小主人的笑声此起彼伏煞是动听。

年轻的姑娘只有十五六岁，穿一身粉红色的镶边旗袍，衬得一张粉嫩的小脸儿越发娇媚可人，细细的眉毛下扑闪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樱桃似的小嘴巴翘着，溢满了笑。

只见她擎着白玉似的手臂，一边打着马，一边笑嘻嘻地扭身往后面看。却听后面传来一声娇喝：“小蹄子，看你跑到天上去！”

话音未落，后面追来了两个同样俏丽的骑马姑娘。一个穿着翠绿旗袍，年纪大约十七八岁，想必是二姐了。只见她一边跑，一边伸出玉臂拨开身边的树枝，朝另一个骑马姑娘低声耳语着什么，粉脸上满溢着笑意。

她身旁的大黑马上，是个穿朱色镶黄旗袍的姑娘。这便是大姐。她同二妹、三妹一样，长得眉清目秀、风姿怜人，只是耳下那一副亮晃晃的银耳环显示了她与两个妹妹不同的身份。按照满族人的习俗，这样的饰品表示她已经身为人妇了。

三个姑娘一路追逐嬉闹着，很快穿过了树林，来到了一处开阔的湖边。

这湖名叫布尔湖，是个温泉湖，虽然不大，但藏在群山绿树之中，却显得分外静谧迷人，蓝莹莹的湖面水平如镜，岸边的绿树、青山和一丛一丛盛开的山花，倒映在水中，别有一番情致。红的杜鹃、白的玉兰和粉的棠梨，在湖边开得花团锦簇，五彩纷呈，

加上飞舞的蜂蝶你来我往，忙忙碌碌地采花酿蜜，更显得热闹非凡。

远望去，湖面上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飞鸟出没，波光粼粼，更增添了几分神秘。

三个姑娘下得马来，很快又闹做一团。原来，顽皮的三妹在趁机向骗她的二姐“报仇”。谁知没讨着便宜，反被两个姐姐按在草地上，结结实实地数了一回肋骨，将个小妹数得娇笑不止，越加如花朵经风一般，美得令人眼花缭乱。

两个姐姐终于嬉闹够了，这才放开手，让小妹坐了起来。这小妹却将一对水汪汪的眼珠儿斜溜过去，向两个姐姐狠狠地瞪了一眼。二姐看她这样儿，忍不住又笑出了声。心想，这一眼真是千娇百媚，就是铁石男儿看了，也要动心的。她正要再拿小妹打趣。那小妹飞快地一跃，起身跑开了。

她并不跑远，只在近旁的一处树荫下解开发髻，将头上的饰品一件一件摘下来。一边解摘一边回头朝两个姐姐喊道：“不同你们一处闹了，我都等不及了。”

说着，她便三下两下除去身上的袍子，朝水边奔去。乌黑的秀发缎子似的披在背后，随着她的身影一跃一跃地在阳光中跳舞。

只见一片水花飞溅，这女孩儿已经像鱼一样遨游在水里了。一会儿功夫，两个姐姐也跟了上来，静谧的布尔湖刹时间便荡漾出姑娘们娇嫩的欢笑，春日金子似的阳光洒满了湖面……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到了午后，姑娘们早已洗够了，闹够了。正穿好衣服，静静地坐在湖边的大青石上互相梳理着乌亮的秀发。她们都有一头美丽的长发，像瀑布一样飘撒在脑后，与俊美的脸庞相映成辉。

三妹依在大姐身边，正缠着她教自己唱一首很久以前的老情歌。姐妹几个你一句我一句地唱着，歌声悠悠地在布尔湖上飘荡。

忽然，眼尖的三妹发现不远的山冈上立马站着个青年，正朝这边张望。

“姐姐快看，那边有人。”

这一喊，大家都发现了。他是谁呢？好大的胆子。

“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到这里来撒野！”大姐大喝一声，话音未落，飞奔过去，跃上马背，取弓搭箭。两个妹妹也紧跟了上去，准备与那青年搏斗。要知道，私闯布尔湖，偷看姑娘沐浴在布尔胡里部落，是要被砍头的。

不料，那青年并未逃跑，反倒不慌不忙地跳下马背，向几位姑娘一抱拳，施礼问好。他朗朗的声音从几百米外传来。三位怒不可遏的姑娘竟都愣了，不约而同地停了手。

“实在抱歉，打扰了诸位姑娘的雅兴。”那青年从容说道，“乌拉特远道而来，途经此地，不料想竟在此处听到了这世间最为美妙的歌声，真乃三生有幸呀！”

姐妹三人听得这些话，怒气不禁消去了大半。其实，这样动听的赞美，无论哪个姑娘听了，都会动心的。更何况，那青年将这赞美之词说得那般诚挚，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不由得人不相信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布尔胡里，还从来未有人敢如此放肆地当面称赞过这三位姑娘。

“姐姐，饶了他吧。”三妹偷偷拉了拉大姐的衣袖。那大姐看了看两个妹妹，于是向那青年抱拳道：“布尔湖乃是我们布尔胡里的圣地，外来男人若敢来此，格杀勿论。念你不知情由，且饶你一次，下不为例。”

那青年一听此言，赶紧上前两步道：“谢过姑娘。乌拉特无意中冒犯三位姑娘，承蒙不纠，感激万分。”说着又一抱拳道：“既是如此，乌拉特不再打扰三位姑娘了。告辞！”青年说罢，一提马缰，疾驰而去。

三个姑娘望着他的背影远去，才松了一口气。三妹忽然想起没有问青年是从哪个部落来的，竟有些遗憾。

“看他那漂亮的鹿皮袍子和乌黑发亮的马靴，噢，还有他那威武的大青马，特别是从容洒脱的风度，必是哪个部族的公子。”二姐说。

“他不是说他叫乌拉特吗？回去问问阿玛，说不定他知道呢。”大姐说。

“他骑马的样子真英武，就连背影也不一般……”三妹自言自语地说着，忽然发现两个姐姐在看着她，赶紧打住了。道：“咱们赶紧回去吧，讷讷（满语：母亲）肯定早就等急了。”

“是得赶紧回去，问问阿玛（满语：父亲）这个乌拉特是谁，好把我们的三妹嫁过去！”

“二姐坏死了！”三妹嘴里嚷嚷着，扬起一只粉拳，便要打二姐，自己却早已羞红了脸。

回去的路上，三妹要沉默得多，任两个姐姐怎么逗，她都不开心。好在山回路转，柳暗花明。轻快的马蹄声伴着三个姑娘进了一座山谷。

虽是谷深林茂，溪流环绕，却掩不住从林子后面升起的袅袅炊烟。这里分明有个村寨。这正是她们的家，女真族布尔胡里部落的山寨。

山寨正处在山谷深处，水环山抱，绿林掩映，宛如一处人间仙境。五六十户人家散居在这里，他们住在一座座石头砌成的房屋里，远远望去，大大小小的许多石头房子，被山民装饰得五颜六色，煞是神秘、美丽。走进寨子，三个姑娘一眼就看到自己家门外又新挂起了几只漂亮的猎物毛皮，必是阿玛打猎回来了。

“你们看，还有野猪皮呢。今天又可以吃野猪肉了。”

“阿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在哪儿打了这么多东西？……”

三姑娘喊着奔过去。

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乐呵呵地走了过来，一把将三妹从马上抱了下来。“噢，阿玛的宝贝女儿又到哪里疯去了？”

“没有，我们去布尔湖玩去了。”三妹牵着阿玛的手，往屋里跑去。忽然站住了。她想起了在湖边遇到的那个青年。

“阿玛，我跟你说个悄悄话。”她附在父亲耳边小声说。

“这孩子，有什么话还要悄悄地说。”阿玛回头看看另外两个姑娘，两个姑娘不约而同地笑了。

“阿玛你可不许跟别人提呀。”

“什么事这么神秘？”

“阿玛，你答应了我才说。”三妹见父亲不在意的样子，不满地说。

“好，就答应你。”

三妹趴在父亲耳边红着脸说了今天的奇遇。

“什么？乌拉特！”没想到父亲一听这个名字，一下跳了起来，脸色变得乌青。

“你们……竟然把仇人……放虎归山了！你们……你们真是愧对祖先呀！”父亲竟大放悲声地吼着。

三个姑娘吓呆了。

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闻声从屋里出来，同样是旗袍高靴，头发高高地梳在头顶，盘成个油光漆黑的大圆髻，一丝不苟。虽然已是中年，但风韵犹存，她便是姑娘们的母亲。

“什么事惹你阿玛生这么大气？”

“这些笨蛋放跑了乌拉特！”

“阿玛，我们——”三妹还要再辩白，母亲却拦住了她。

“吃饭，天大的事吃完饭再说。”母亲平静地说。边说边拉丈夫和孩子们快去吃饭。

饭桌上，虽然有平时见不到的野猪肉，但谁也无心去抢着吃。三姐妹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只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母亲。

母亲很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也怪我们，这事该早一点告诉孩子们的。”

父亲拿起一大块肉，边吃边说道：“你跟她们讲吧，我得走了。”说罢，他匆匆地奔出门去。只见他飞快地跳上门前的一座高台，吹起了一只牛角号。

“呜呜——呜呜——”的号角声很快在寨子上空回响起来，尖厉而且急促，令人心惊肉跳。

号角声中，村寨里各家各户的男人都放下手中的活计，直奔三姐妹家门口的高台而来。转眼功夫，台下就聚了黑压压的一大片，老老少少，几百号人全都是兽皮短袄，高筒皮靴的打扮。

大家神情肃穆地望着站在高台之上的那个身材高大、脸色铁青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三姐妹的父亲千穆儿，也是女真族布尔胡里部落的酋长。

此刻，他把山寨里所有的男人都召集过来，目的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十万火急的重要事情。这个事情关系着所有布尔胡里人的存亡，片刻也耽误不得。什么事情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住在布库里山中的女真人，分为梨花峪和布尔胡里两个部落。从百年以前，两个部落就常常打仗，互相恨之入骨，每个部落的首领，都立志要铲除对方。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梨花峪的老寨主猛哥听说千穆儿率领部民从蒙古买回了三十多匹膘肥体壮的好马，就率领部民偷袭布尔胡里，抢走了所有马匹，还掠走了大量蓄藏的粮食。

千穆儿当时正当年轻，又新任酋长，他怒不可遏地下令全寨出动，到二百里外的梨花峪和猛哥一决雌雄。

谁料猛哥早有防备。双方安营扎寨，混战数日。结果都损兵

折将，伤亡惨重。老酋长猛哥终因体力不及干穆儿，受了重伤，不几日就死了。当干穆儿带着伤残过半的部民得胜回到山寨时，却发现山寨被烧成了一片灰烬，他唯一的儿子被梨花峪的人抓了去，活活地烧死在猛哥的墓前，作了猛哥的殉葬品。干穆儿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晕了过去。他发誓要用猛哥的儿子乌拉特生祭自己的儿子。可是这次战争的损失并不是一年两年能弥补过来的。于是干穆儿把这沉痛的往事压在心底，一心一意带领部民打猎捕鱼、采药种田。他要重建一个繁荣的布尔胡里山寨。然后去报仇雪恨。

这段往事从此没人敢提，连三个女儿也不知自己有一个惨死的哥哥。更不知道，今天她们见到的正是猛哥的儿子乌拉特，梨花峪的新任酋长。更何况，乌拉特此来，必是要寻仇雪恨，洗劫布尔胡里山寨。三姐妹听到此处，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发火了。她们跑出屋门，悄悄地站到了台下。只见高台之上，父亲干穆儿正紧张地分派任务，命令部民准备武器，加固山寨，设伏击点……

派出去侦察情况的探马不时飞奔而来汇报情况。果然不出所料，乌拉特所派军队已经悄悄安营在三十里外的林中，准备明日凌晨分三路包抄布尔胡里山寨。

听到各路探马报告的消息，干穆儿笑了。他想，那年轻的小子乌拉特，肯定犯了和自己当年一样的错误——过于轻敌了。

干穆儿一边想着，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部民们抓紧时间，设置障碍，布置埋伏圈。在乌拉特驻军人困马乏地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亲自带人悄悄地赶到了其营地的背后。

营房起火的当口，梨花峪人才知道受了袭击，布尔胡里人想起二十年前的血债，对乌拉特早已恨之入骨。只听干穆儿一声令下，大家便如潮水般涌上去，齐声呐喊着，刀枪举并，弓箭相迎，精神抖擞地冲进了敌营。

梨花峪的兵将猛然间受到偷袭，措手不及，慌作一团。许多